

62 後 康

幾
輔
叢
書



序

元城語錄者宋揚州馬永卿大年輯其師劉器之語也器之諱安世元城人永卿宋史無傳不能詳其官階此書舊題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頗藉以識崖略書凡三卷與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合惟晁陳二家尙有劉先生語錄一卷凡二十一則韓瓘撰道護錄一卷凡十九則胡珵撰均輯元城之語與馬氏書並行今皆不傳是編後有行錄一卷明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敏崔銑續輯謂之行錄者宋史藝文志有劉安世言行錄二卷早佚馬氏旣輯語錄故文敏作是書以補其闕當

時元城令汝南進士張儒校刊語錄文敏曾爲作序並以所輯行錄授之事見洹詞迨後于文熙又補益之故至今附行不輟按是編雖以語錄命名而紀述舊聞旁及瑣事不規規於講學文淵閣書目列入子雜不爲無見要之爲說部之書亦蘇仲滋欒城遺言類也嘉靖中開州王端溪取語錄行錄通爲之釋名之曰元城語錄解書中義蘊多所發明間有辨正亦能伸已見初刻於汝南再刻於元城近世流傳漸少茲猶是元城刻本可貴也端溪諱崇慶字德徵正德戊辰進士累官戶部尙書有端溪集八卷

道光庚子七月望日三原李錫齡識於惜陰軒

原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樅字聖作
七舅氏諱桐字茂實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將
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居劉待制
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爲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
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因上謁三日以
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余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
後數月先生以僕爲可教意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少人
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宦肯來相從願他日無負此言是時
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

雄偉闔爽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旣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廩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能使他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聖日維揚馬永卿大年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
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
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攷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
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
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

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元城語錄卷上

畿輔叢書初編

宋揚州馬永卿輯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慎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郵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道以法

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
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
己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先生問僕舊治甚經僕對治書先生曰今之書乃漢所謂
尙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僕聞其言色駭先
生曰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
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
國古文尙書尤勝諸家則今之尙書是也僕曰其略何如
可得聞乎先生曰止如曰若稽古字往往不同不知近日
士人如何解僕因舉新經以對先生曰此非金陵說乎非

但金陵之說非而孔氏之說亦非也因令取注尙書以手指語僕曰自此作堯典以上書序也舊與他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曰以下語僕曰此兩字乃篇題也其下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爲順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賢卒未能解可取前漢儒林傳藝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見且曰堯典之說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尙書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尙書乃科斗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

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尙書序云爲隸古定其
去科斗遠矣僕又曰粵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
謂稽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
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
字一句也今乃以堯典曰爲一句若稽古帝堯爲一句非
也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

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

與老先生略同

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
生呼荆公則曰金陵

○按此十七字舊
本誤入正文今

改正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
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

信與夫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朱雲是其一也僕退而檢朱雲傳華陰守丞嘉封事薦朱雲爲御史大夫下其事問公卿衡對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僕後見先生因舉此言先生曰是矣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備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宏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

三才圖會卷一
三
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先生問僕曰世之所以罪金陵者何也僕以新法對先生曰此但一事耳其爲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多成周之法且五帝之法尙不同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本朝何哉且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以撓民也正如莊子言剖斗折衡則民不爭使天下人皆如莊周自可不爭使天下吏人皆如臨川可以不要人錢也僕曰所謂大害何也先生曰正在僥倖路開耳譬如一大室中聚天下珍寶只有一門門前有一正路甚廣大然極迂遠

難到若非其人輒趨此路者必有人約迴之然此室又有數小邪路可到有數小門可入自古聖君賢臣相與同心極力閉此門若有由邪路來者則拒之使不得入或時放一兩人入亦不至甚害也若乃廣開此路大開此門則人乘此徑路而入自此門一開之後不復可閉何況有人於室中招之乎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擢用新進少年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啓又教人主作福作威之術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爲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持可也若其勢必爲姦臣所竊則賞罰綱

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

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日孔子佛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以治生靈爲心故於色色空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假天下無三綱五常之道則禍亂大作人將無噍類豈佛之心乎譬如州縣長官不事事而郡縣大亂乃復禮佛誦經閉門坐禪以爲學佛可乎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先生曰古今大講因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爲

儒弟子宜各主其教使之無過於重而已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大可乎則鼎必覆矣且所謂佛法者果何物也凡可以言者皆有爲法也謂之有爲法則有成有敗然萬物之理盛極必壞故佛法太盛則不獨爲吾儒病亦爲佛法之大禍也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采非也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芻蕘之言乎而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爲過於堯舜周孔此又好大之病也與溺佛而至佞佛同科

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

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僕又聞東坡稱先生喜談禪何也先生曰非也北歸時與東坡同塗極款曲故暇日多談禪某嘗患士大夫多以此事爲戲且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以爲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

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巴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焉以絕其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後世聞之不可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旣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

巴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

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旣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煙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本朝一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牀中且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卽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

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先生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爲執政與老先生論議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在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先生曰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爲卽言之若太迫蹙關
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
甚可也哲廟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畢於一小軒中賜
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老儒也起諫曰方春
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
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
也歎息久之

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概論且以飲酒一事言之本
草言三人早行內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冬月早行
冒寒必疾故藉酒酷烈之氣以敵之某初到南方有一高

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徧身通黃此熱之極也故余過嶺卽斷酒雖徧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效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盡知之若此輩或有言酒可以避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積熱于五臟之間不可救也若北人能絕酒色兩事雖在炎方何害

先生嘗問僕參禪乎僕對以亦嘗有此事但未能深得爾先生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不謂之禪爾

至於佛乃窺見此理而易其名及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不知吾友於世所謂話頭者亦略聞之乎僕對曰見相識中愛理會柏樹子又問吾友如何解僕無以對先生曰據此事不容言然以某所見則夫子不答是也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答然向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柏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後尋祖師西來意可一笑也又曰佛法到梁敝矣人皆認著色相至於武帝爲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法只認著色相則佛法有可滅之理達磨西來其說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

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五六十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此事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五經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爲儒者不可只談佛法蓋爲孔子地也又不根之人以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意又其下者復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未曾與人言者亦本於老先

生之戒也

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謾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
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
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
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
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
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
先生素嚴毅亦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
觀故某與之交游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

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敝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施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陵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

獨金陵揣知上意以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
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
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
等尙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
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
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
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
點流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
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
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

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甯初比也

先生與僕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先生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己之所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

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
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與王毛仲不相善至
奏其怨望之言而終被誅然則人主不面質其臣而好與
宦官密語未有不竊弄權柄而亂天下者此事可爲戒
不可以爲法

先生與僕言仁廟恭儉先生曰仁廟恭儉出於天性故四
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常記得老先生言
明皇卽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爲非僕曰何以言之
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
此正是一箇見識其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

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
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
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
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
其黃繩被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
繡珠玉於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會問其姓名至今以爲
恨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
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
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

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
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
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
天下不亂可乎僕曰譬人之服藥未達藥性而誤服之一
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今已知藥之害人以其甘
而久服之藥之有益以其苦而去之則欲其人之不死其
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
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僕無以對先生曰此蔽於左右之
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
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

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讐必旦旦而譖之
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僥求則謹奉
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
矣所謂譖之者非顯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
無不爲也所謂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黨
援者無不爲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且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佞幸最
能測人主之喜怒哀彼姦臣之爲相豈無一事貽怒然纔覺
怒必於佞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而去也又
人主不知爲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大臣不知佞幸

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僕歸檢唐書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蕭嵩二十一年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嵩休同罷開元二十二年五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韓休爲相明皇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李林甫曰是子妒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

任之久也帝默不應

先生嘗曰太祖卽位常令後苑作造薰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尙書省尙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旣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薰籠今爲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

貫極妙若無薰籠是甚小事也其後法壞自御前直降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以爲例

先生嘗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獨盡利害之實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以來世守此土兩蕃畏之故今世襲蓋其意曰若不捍禦則虜人入寇先壞世襲地此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愛惜分外防備若挈土地入蕃不過令依舊世守本朝必爲理會若反墜則太原及陝西路大帥禦之非若祿山連三路節度之比極爲得策其後以爲世襲不便以折氏平河東有功依

舊乃移李氏爲陝西兩鎮因此遂失靈夏至今爲患又言
太祖與羣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勵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
將士以武健爲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澶淵
之役章聖旣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
喚宰相吟兩首詩蓋常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好詩賦
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元城語錄卷上終

元城語錄卷中

宋揚州馬永卿輯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廷闕政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熙甯之初嘗有文字諫用兵而不曾留橐然某得在弟子之列嘗聞其大略以謂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牆垣威其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牆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今乃不用是

富者愛鄰家貧民些小財物開門延入而與之博若勝焉則所得者皆微細棄賤之物不足爲富人財用多寡若不勝焉則富人屋宇田宅財物皆貧家所有矣又况博奕者貧人日用爲之乃所工也而富人之所短貧人日夜專望富人與之博但無路爾今乃自家先引而呼之貧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貧人至於用刑法則是入官府也至是無術矣若不至於入官府處則爲善矣且官吏之清嚴者常云富人脅勢以陵貧民故貧民往往得理今旣用兵則中國夷狄之勝負繫之於天豈知天之心不若清嚴官吏心乎又况邊隅無隙而已爲兵首乃最古今之大忌則官

中所謂先下拳者也其敗必矣此疏累數千言大槩如此先生與僕論霍光立宣帝事先生曰霍將軍立宣帝固是好事然博陸之意亦有在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尙在霍光議立昌邑二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爾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卽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

宣帝正爲其無黨耳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模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昔德宗憲宗時來瑱于頔最先來朝繼而或殺之或破其家而河朔諸藩鎮乃無術治之如此則藩鎮豈肯來朝也其縛盧從史事又直可笑當初出兵驚天動地與武元衡復讐去討王承宗承宗捉不得卻去自家寨中縛下盧從史凱旋而歸君臣更相賀其無恥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旣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

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侯捉得河東
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戒錢
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
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
乃令錢王納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僕曰此所謂不欺
善也先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
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
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旣平則兩浙安歸
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先生嘗言三代以上卽不問三代以降雖漢高祖光武唐

太宗皆出吾太祖下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且以立後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時處置不下高帝卽悲歌泣下太宗不獨泣欲引刀自刺無處置如此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齊王各長立奇偉乃以天下與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產尙欲與其子况天下之富貴乎此正諸佛菩薩用心爲生靈而來旣了此一大事卽脫然而歸不復爲子孫計此堯舜用心也僕曰舊史言唐明宗禱天而生太祖太祖於天成二年丁亥歲生後太宗於己亥歲兩聖人相繼生故能定天下先生曰然先生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勤也僕曰

如何先生曰所謂長養成就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
材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
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
人材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神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
而老先生號爲黨魁故金陵以兩府陷之欲絕其辭然老
先生是豈可以官職陷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
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遂醜造一件大事點汙老先生
如霍光事
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
請事曰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爲
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

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汙鱏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今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出卽以言事不當責之雖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近來言事之臣坐責宰相多諭言官令搜尋撰合事節汙鱏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爲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自知

己之姦邪欲天下之人須得如己之姦邪而不肯以直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也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不變左氏與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秋之說不勝其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門人皆受六經之義而六經俱前世事可以明言得失至於春秋所貶損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爲之也公穀皆解正春秋所無者公穀未

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二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己見亦可也然此事先儒或爲之多失於穿鑿以爲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爲作怪至於

以謂左氏者非左邱明也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人所謂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者左邱明非春秋左氏而左氏別有名也其妄意穿鑿乃至如此想見啖助當初立此新意穿鑿之時自謂可破萬世之惑不知爲後世笑具也吾友宜深戒之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

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伎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不及也

先生問曰吾友亦嘗看佛書乎僕曰然先生曰凡看經者當知其意若但尋文逐句卽不通處或起誹謗或造祆幻不若不看僕曰何也先生曰法華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言其性也先生因取楞嚴經指示僕曰觀世音言今衆生於我生身心獲十四種無量功德五者薰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

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
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謂之力所謂刀尋段段壞者正謂
是耳又云七者性音圓銷觀聽反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
禁繫枷鎖所不能著謂人得無謂力則雖被拘執而吾觀
聽反入而枷鎖不能爲害故祖師被刑云將頭迎白刃一
似斬春風而老黃龍住歸宗又入牢獄若此人者刑殺枷
鎖所不能害也先生又曰吾友可以此理論於人使後人
不至謗佛也

先生嘗曰賢主言笑頓呻足以移風俗慶麻中廣州有死
蕃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令郡

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并珍珠赴京師具案旣上仁宗時於禁中問之且命取所估珍珠上與宮官同閱愛其珍異張貴妃在側意欲得之上依所估價出禁中錢易之以賜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有於上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踴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爲首飾以誇同輩欲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粉粉的都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乃大悅使人各簪牡丹一枝自是禁中更不戴珍珠價大減

先生因言公孫宏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

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宏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倡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宏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故老先生與某言此二事以爲得大臣之體

先生曰老先生退居洛日無三日不見之一日見於讀書

堂老先生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
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老先生曰遺令之意如何
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老先
生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
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
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
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
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
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
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老先生似有喜色

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僕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先生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
以開金石况此虛僞之事一看卽解散也某因此懔觀曹
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瞰野葛至尺許飲鳩
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
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
以誑後世耳

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
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

謂人曰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旣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

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奉故事詔書凡三十二事敕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
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輒
奏言之此最爲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
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欲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
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先生曰老先生旣歸洛某從之蓋十年老先生於國子監
之側得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
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種竹澆花等事自比晉唐閒人以
救其弊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

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游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省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其言絕少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

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閔伯
於商邱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太原
府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
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
日乃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
年矣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陷吾友可記
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顧老夫不復見也先
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言之言畢色慘然者久之僕不
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僕愈信先生之言靖康元年丙午
歲重九日太原陷而晉地之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噫

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又妄意測之曰丙午爲天水故火最
大忌又中國陽夷狄陰也故晉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丁
未年此可驗也且九爲陰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
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卽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漢
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夫嗚呼靖康之事
雖由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
之

先生曰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是也僕
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恐其
不終故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

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僕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先生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不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年七百而今尙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僕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蓋使之假事以拒其言也僕後以此質於先生先生曰然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旣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蒙教以誠然

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
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且六經之中絕無眞字所謂
誠卽眞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
言者卽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食夫稻衣
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居喪
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
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樸惟務
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
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爲

高宗蓋當時羣臣凡心中所欲言者卽徑言之不以其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

先生又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况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卽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怪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卽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

而利之耳凡此種種他日吾友將見之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古人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某嘗見老先生言惟劉炫之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情如常矣此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也往來固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而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若以謂視苗以爲穗視穗以爲實則失之遠矣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

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尙無素以爲絢兮
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諸儒
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
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員講說之又有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閒獻王好之不得列於學
官至後漢大儒馬鄭輩好之遂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
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短長未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
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
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
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

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啟後生穿鑿害愈大矣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卽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旣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

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
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
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棊
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棊不知其爲國手
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
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旣平魏趙而
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尙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
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
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
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

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遠者由此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之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

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厯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旣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

之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禍莫大於用兵之成敗而人主爲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一日大喜謂其兄且曰某昨夕讀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國不亡蓋每遣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不爲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取漢書考之信而有實

先生一日問僕頗能圍碁否僕對以亦嘗爲之終不高故雖與人對局亦復嬾嬾爾先生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

之某嘗見高棊云高低不甚相遠但高棊識先後著耳若
低棊卽以後著爲先著故敗昔有高棊曰漢高帝方黥布
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
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棊曰梁
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
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爲先著也先生又
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
故藉旁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
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嫚罵良平躡足此過
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

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元城語錄卷中終

元城語錄卷下

宋揚州馬永卿輯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時蓋以其相近也然獨有一事乃用漢制深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卽宣帥越帥爲之荆湖觀察使卽潭帥鄂帥兼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卽以前宰相執政從官爲帥恐其權太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爲監司以糾之然不過臺省寺監官如有藩臣一事不法卽行按劾故不敢爲非不待朝廷

治之而後有忌憚也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
分行部四封秩纔六百石爾且漢制萬戶以上縣令秩千
石至六百石今刺史之秩卑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
問事一條謂強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
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
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故唐觀察使則綏
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卽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
亂者豈可輕變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
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爲臺諫使宰相不敢爲非亦
此意也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物禁大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獬來

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旣皆有數而人事無益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但聖人知而不言若不知命尙不可爲君子况聖人乎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綱紀廢壞賞罰無章生靈至於無噍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生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

春夏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成萬物及其衰也君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相輔佐肅殺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慘然久之僕知其意有所在也遂不敢復問

先生嘗云左氏惟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獨不論天下大體僕曰何也先生曰且以伐原一事論之左氏以論伐原而示之信且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公何爲而伐之蓋文公以兵逼而取之也且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故周人辭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且晉文之請隧非真

欲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間鼎也故周人
窺見其意而辭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取天下之德而乃
有二王旣而周人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
子而奪之何以知其然邪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
懿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且陽樊之人往往皆天子之親
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旣圍陽樊又復圍原以
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逼而取之也而
左氏復以爲美何哉且王室都洛而溫乃今武原也今晉
以兵圍而取之其逼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
畿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仇受賞於

平王之禮而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且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蓋言以大制小以強服弱今王畿之狹如此是晉能定王室一時之難而貽成周無窮之禍也蓋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文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滅所謂方八百里者失之也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爾至襄王時以河南賜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爲地至小然則文公之伐原乃

文公至不美之事而左氏乃反稱之何也故某以謂只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不論天下大體

先生與僕論熙甯殿試用策詩先生曰詩賦經術皆是朝廷一取人之科目耳使如三代兩漢魏晉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然奔競矯激之風勝矣故以言取人示公道也殿試之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問比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以取黜落或居下第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黨也儻或有沽激慷慨直言之士未必有益故元和初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

對策極詆時政緣此紛爭分牛李之黨爲縉紳之禍者幾五十年以此足可知也蓋朝廷設科目無有難易苟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來應亦有得有失或使之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以來應亦有得有失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官則其材智名聲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得殿試可以別人材也敦厚浮薄色色有之唐文宗之言至矣先生嘗云人主之職在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而皆爲我用則其運天下有餘裕矣倪寬爲廷尉卒史見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牧耳及爲疑奏張湯始奇之上問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又蕭望之

爲治禮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
耶且寬身爲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
居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羣臣遠矣且宣帝
以少年在民間鬪雞走馬日游二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
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故二主卓然爲漢賢主必有大過
人者故爲人主不能有術以自知天下豪傑惟左右權臣
佞幸之是聽烏能起太平之治哉僕因問曰然則人主用
何術可以知之先生曰若使天下之士凡有言者皆得達
於上又人主於燕閒之時於其等輩廣訪而備問之然後
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先生與僕論左氏先生曰祁奚請老外舉其讐內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晉討欒氏之難四叔向叔向日救我者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儻以七十而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雖不足怪然不若史記之所載也因取史記示僕晉世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羣臣之可用也祁奚舉解狐又舉祁午先生曰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十而請老也但舉羣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爲

正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

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
優劣也

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
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
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
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慎危
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尙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
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恐或非
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無令俗子知恐生

謗議爾

先生嘗曰難哉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己之所能爲又須知君之所能爲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者也且如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當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卽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等夫望之雖爲師傅然比之許史則其情疏矣且能聽疏臣之言以逐親愛自古人君止一人能之秦昭王也且宣帝何如主也猶且委任宦官蓋寬饒一觸而殺其身則其權可知矣元帝至昏庸也其視昭王宣帝猶天冠地履也是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譖堪更生下獄時元帝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至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

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者也亦不容無罪矣晁錯誠非長者然言亦可取嘗上疏云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此亦不爲無理故凡人之性明銳者當輔以寬和謙沖之道其性仁柔者當輔以發強剛毅之術如此乃有貴於學矣

先生與僕論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

廬

玉字犯英廟諱

蓋此四字出於李尋傳且玉堂殿名也而待詔

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汗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徹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退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廬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玉

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則玉堂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

後數日僕問先生曰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僕怪蕭何如此乃吟一絕云創業艱難尙爾爲太平奢侈可前知欲令後世無能過可笑蕭何爾許癡僕因舉此詩先生笑曰此則固然然何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

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
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
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
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洛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
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
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
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祕也故假辭云云此
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
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
中也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子年尙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於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也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眞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實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穆姜爲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云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

先生長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時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

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
激人主之怒時急救之故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
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
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
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
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鄭公使北語
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
賞已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
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

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先生與僕論麻法嘗曰古今麻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麻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卽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示僕二

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漢五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寅蓋徐廣推歷以謂此三年合閏八月四月正月以歸餘於終故閏九月也非獨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羣臣旣誅諸呂迎立代王閏月己酉王卽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且己酉辛亥相去三日己隔一年則知閏月者乃後九月也僕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疏矣考

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且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謀之疏想見大抵色色如此某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爲也若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乃以死逼人而疏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年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顧彼宦官安知之其遇禍也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久矣始於正元十二年丙子至元

和四年己丑凡十四年亦嘗作爲文字後二十六年乃有
甘露之禍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
行何也故曰知之非難行之惟難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嘗仆所爲碑停叔玉昏顧其家衰矣
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
天以佑魏氏也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尙主遂爲房氏大禍
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終滅其族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
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莘莘生商商生明明
生馮馮生暮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尙主而其禍或若房氏
豈有再振之理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於斯信

能解先生曰老夫能言之因取左氏史記并紙筆於卓子上再三箋注且曰非好古者不足與語也僕祕之久矣又恐因而泯滅輒著於後先生解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冬十一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

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字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定其日數者註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傍則當如此寫其左立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

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

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言
虞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象
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先生曰以大
傳言之神農氏爲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
黃帝堯舜爲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且益噬
嗑渙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
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爲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
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此又可見夏商之時已有

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易六爻也然則揚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易爻蓋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正坤元亨牝馬之正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是也若爻辭是文王作則不應曰王用亨於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故漢藝文志亦言文王作上下篇則今卦辭上下二經也恐先儒傳習之誤也若夫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班固以爲孔子所作由此言之則作易者不止三聖矣先生又曰今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司馬遷傳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

塗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又云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然今易中無此兩句則亦疑大傳之言也今失之矣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凡兩言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繫辭凡此一卦之中所載之爻皆其辭也以繫辭於一卦之下故曰繫辭此後人失也故詩序亦謂之大傳蓋傳取其解經之義爾如春秋有三傳之類俱取其釋經也先生曰吉凶生大業韓康伯注云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此言非是蓋有興有廢湯武秦漢之事也又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欽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云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

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輩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極繫利害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爾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尙六經無全書矣其害萬世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慎重姑置之不言可也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曰何也先生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失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爭忿故魏公存之不論

元城語錄卷下終

原序

天順己卯大名守河東王公刊元城先生語錄三篇歲久而廢今南陽張君令元城白于其守金公復刊之張君既潔己而富民矣又慮其教之靡有準也曰先生邑之先聞也諸生皆學孔氏先生其孔氏之徒與銑嘉張君乃輯先生之行授之俾嗣刻焉敘曰孟氏有言尙友讀其書必論其世也六經之說繁矣賦文之籍大倍於經學之者白首而眩故儒腐裕蠱詞士浮而失守先生受於司馬氏者曰誠而已矣終身行之故直不屈於萬乘節不奪於折久安不搖於迫禍言確而厚讀之去鄙吝焉夫榮可耽也禍可

畏也一缶之墮負者色恤細蜂之毒見之匿影何者以物爲情也故任道之心可以忘物異哉范氏呂氏之相也周其身計創調停之政黜先生之言而尼其直且夫薰蕕之不同藏爲猶之善消也彼人者志不獲逞而弗已其始下之而陰間之已遂奪其地而據之以肆其欲彼於君而弗德焉况其他乎范氏呂氏之用之也姑餌之而懼其逞耳非誠愛而成之也以善服人人且畔之苟以詐容計合自我且然何以率衆故誠者邪正辯而已夫聖人人倫之正也釋氏者將全其性而逆其倫不亦謬乎知者亡擬物仁者亡遏情勇者亡戾行然後性盡而功立先生不能不惑

於釋氏知有凝也先生忠矣孝矣彼何與焉或曰先生取
定於釋殆不其然安陽崔銑序

附行錄一卷

明安陽崔銑編

公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從學於溫公溫公曰何爲不仕
公以漆雕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
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
其誠乎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公初甚易之
及退而自隲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
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
常有餘裕

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

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游舊矣溫公曰非矣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

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埽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
疏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
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
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
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
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謗詩公卽論奏曰
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爲諭謗訕君親至
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
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傲倖復用據泄禍心此

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
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太輕未厭輿議疏十餘上始
竄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尙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
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
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
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皆實
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
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
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

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爲家人顧乳母牙媪以謂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媪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悅問問之答如所聞卽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間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

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
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
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顧乳
母者爲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望公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溫公旣薨之後荆公之徒多爲
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
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
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
公病之因薦熙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者言官必
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熙甯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

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卽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殿前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卽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伯爲尙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祐乃

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李鄧撰策題厯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愧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哉昔温公爲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

以公爲知言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乃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安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及至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

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蔡京用事三省言蔡京奏劉摯等逆心則其一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顧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摯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

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
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
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
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
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
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
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
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
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
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

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慇懃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朝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

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
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徧七
州

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
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京
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然後敢
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
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
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
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己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

嘗廢闕此祖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爲甚易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有可爲之理耳請言一事某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潞公爲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某問之某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某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廈

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曾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屋旣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爲也余時甚少氣頗銳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爲人之所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之間耳潞公默然

胡瑄問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初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卽時

分牢異處親往徧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畫膝上教理曰題云某人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狴犴卽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呂舍人曰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馮當世當世言熙甯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稱停每事之來必稱停

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

先生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何云遣乎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弔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玉縉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及公歿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而哭公者

日數千人後二年虜入驅墳尸發棺見公顏貌如生成驚
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不
可及也

附行錄一卷終

